

# 淞浦村 寻找童年的足迹

□方名列 文/摄

淞浦村，是慈溪市龙山镇下辖村，位于慈溪市东部，与掌起镇相连。

淞浦村名，源于一条河流名。据《慈溪县志》记载：淞浦原为慈溪县与镇海县之分界河。宋庆历初（1041），杜湖置东门闸，泄水流经该浦入海。另在《镇海县志》“明代军事设施分布图”中，亦可看到一条汇入大海的河流叫“淞浦”。“浦”，解释为河流入海之地。可见淞浦之名，历史悠久。

2001年，村级行政区域调整，将淞浦一带的小范方、海屋张、红庙（部分）等几个小村合并成立淞浦村，借古老的河流名为村名，从此有了“淞浦村”。

我最初认知淞浦，是从淞浦汽车站开始的。

从镇海骆驼往慈溪方向，有个“淞浦车站”。小时候，这里是我们去外婆家度暑假的必经打卡之地。对于这淞浦车站，可以说是既喜又忧，喜的是去程到了淞浦车站，离外婆家近了，又可以“放山野猪”，度过一段快乐时光。忧的是回程，那时交通落后，在淞浦车站，你不知要等候多少时间，才能登上汽车。

外婆家住在岙里，三面环山。从我家镇海出发，先到骆驼，再转车至淞浦，而后不通班车，只能步行。去程还好，因镇海是始发站，买票比较方便，但回程就困难了。从外婆家一早出来，步行十里地，才到淞浦车站。售票窗口早已是一字长蛇阵，好不容易买到票，接下来就是耐心的等待。

淞浦车站是个大站，虽时过五十余年，但淞浦车站至今印象深刻。候车室大约三十来平方米，墙上有一块大的黑板，为“旅客留言板”。这个留言板可说是当时车站码头的标配，因为那时通讯落后，一般人家

大外婆家有二上二下，白墙黑瓦，房子前面还有一块大道地（住宅前空地）。大外婆一家三代同堂，说起来，大外婆的媳妇竟是小外婆的女儿，表兄妹联姻，在当时不足为奇。萍萍阿姨非常好客，她大儿子与我同龄，大家一起玩耍，不感拘束，蛮开心的。几次住过后，我们竟然上“瘾”，每次回家总要到大外婆家住上一宿，作为暑假的“压轴戏”。

大外婆没念过书，但善于讲故事。有一次晚饭后，大家搬了椅子，坐在门前的道地上乘凉。天渐黑，月渐明，我们缠着大外婆讲故事。于是，大外婆手里摇着蒲扇，讲了一个说是她亲身经历的事。

有一年夏夜，大外婆也是坐在道地上，借着月光，边纺棉花边乘凉。不觉夜已深，一朵乌云遮住了月亮，大外婆抬头一看，周围的邻居们早已回家睡觉，道地上只剩下大外婆一个人。正当大外婆收拾纺车准备回家时，天空渐渐亮了起来，大外婆感到奇怪，心想，也没过多长时间，



淞浦村旧居



淞浦村标识



河道

没有电话，旅客可以通过留言板给家人及朋友留言，告知行程。每次见到留言板，我总会想起电影《铁道卫士》，里面有个特务就是通过留言板来联络的。候车室左侧有个长方形的大窗口，那是托运行李的，里面还有一架磅秤，墙上挂有好几部电话，“滴铃铃”的响声，是我们的希望所在。因为从前方（慈溪县城浒山方向）会传来消息，通知淞浦站，有几人下车。但车站有严格的规定，经常是下来几位乘客才能上去几位乘客。有时，车上满员，车就会在大家的企盼中呼啸而过，引来一阵叹息。

外婆家与我家之间，虽只区区的八九十里地，但朝发夕至是常态。为改变这趁车难的窘境，外婆想出了一个好办法。外婆有三姐妹，外婆居中，上有个姐姐，我们叫大外婆，就住在海屋张大队，离淞浦车站不远。于是，我们在前一天，与外婆一起来到大外婆家，住一宿。次日一早，外婆去车站买票，有好几次外婆排在第一位。我们吃好早饭，拿上行李，与大外婆告别。因车票号靠前，到车站稍待片刻，即可乘车回家，从此省却了许多烦恼。

难道天要亮了？正思想间，忽然，天空上犹如打开了一扇门，又好像是舞台，两边有帷幕正徐徐拉开，大外婆不由得一惊，这难道是“开天门”？因为大外婆在小的时候，听大外婆的外婆曾经讲起过这个事，说是“开天门”了。还说如果你看到“天门”里有穿官袍走过的，那你日后定会发达做官，如看到拿着破碗走过的，那你说不定是要去讨饭的……于是大外婆赶快跑回家，连纺车也顾不上拿了。

大外婆讲完了这个故事，我们听得一愣一愣的，还有这等事？一定是大外婆想着法子编的故事，我们吵着问外婆，外婆笑而不答。

大外婆给我们讲过许多故事，其余的早随着时光的流逝忘得一干二净，唯独这个“开天门”的故事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之中。后来我从学校毕业、工作成家，去外婆家的机会少了。再后来改革开放，交通改善，外婆家也通上了班车，而且不用经过淞浦车站，从此再也没有到大外婆家去过。

光阴迅速，转眼间，外婆、大外婆早已作古。人老喜欢怀旧，屈指算来，离开大外婆家竟有半个多世纪，真是白驹过隙。据说大外婆家的老房子还在，萍萍阿姨仍居住着。寻找童年足迹的想法，且上心头。

说走就走，那天，阳光正好。乘公交到骆驼，转龙山，再到淞浦。当然，淞浦车站已经换成了淞浦公交站。站在路旁，见一立体标识墙上书有“古韵水行，锦绣淞浦”八字，支路上有块牌子，写着“淞浦村海屋张”，我就沿着这路牌走。努力在脑海中寻找记忆的碎片，记得当年去大外婆家，需过一条河，上面有一座水泥桥，有铁栏杆。现在村子里到处是新房子，更有连排漂亮的农家小别墅。问了几位长者，说老房子现已不多了，也不知道萍萍阿姨其人。按照长者的指点，我在老房子堆里绕了几圈，细细寻找，只一幢房有点像，不过门前杂乱地晾晒着许多衣物。一问，外地口音。心中纳闷，难道地方错了？寻找未果，只得无奈而归。

后来，我大舅给我指点迷津，说是在农村里问人，一般要说男主人的名字，知晓率就高。于是，我带着大舅的这个秘笈，再行前往。看到一位约八十多岁的老人坐在自家门前，我就说出萍萍阿姨丈夫的名字，他了解了我的目的后，马上就讲，知道知道，而且非常热心，起身亲自陪我前往。左拐右拐，来到一座两层老屋前，门关着，老人敲了几下，见里面无应答，自言自语说，这人到哪里去了呢？

门前的屋檐下，还晾晒着一件旧衣服，估计萍萍阿姨不会走远。我谢过了老人，打量起眼前这陌生又熟悉的场景来。中间平时进出的门上贴着一张“福”字，挂锁的铁攀还在，只不过换了“司必灵”锁。半截矮门的木板颜色已经发白，但上面的斜纹木格子，没有一点损坏。这个矮门，在农村的作用是阻拦鸡狗进入屋内，想当年我们常趴在矮门上看外面的风景。两旁的四扇木窗紧闭着，精巧的窗棂依然完好。屋前放有好几只水缸，还种着几株丝瓜、小葱等。蓝色的门牌上写着“海屋张路139号”。

再看门前的道地，现堆满了砖瓦、石头等杂物，荒草丛生，显得非常的狭小。这难道就是我们当年乘凉玩耍宽敞的道地？是我人长大了、眼光高了，还是道地变小了？两个画面始终无法吻合在一起，坐在门口的竹椅上，浮想联翩。

见时尚早，我起身到周边走走，不觉来到“淞浦文体中心”，旁有很大一片水塘，上面种着荷花，才露尖尖角。有五六只棕白相间的波尔山羊，正悠闲地吃着草，还有农人们在田里忙碌的身影。

兜了一圈回来，见仍是铁将军管门，想萍萍阿姨可能去她女儿家了。虽说这次没有见到她本人，留有遗憾，但好在找到了她的家，看到了现在淞浦村的面貌，可以说是基本了了心愿。